





1276.6

4

:1

1276.6  
2

专

段  
平  
纂  
集

河  
西  
寶  
卷  
選

(上)

新  
文  
豐  
出  
版  
公  
司  
印  
行

目錄

上冊

前言

孟姜女哭長城寶卷

白蛇傳寶卷

精忠寶卷

下冊

紅樓鏡寶卷

放飯寶卷

方四姐寶卷

六一

八五

一六一

五一九

五五一

六一三

繡紅羅寶卷	六三九
黃氏女寶卷	六八一
開宗寶卷	七三三
何仙姑寶卷	七七九
目蓮三世寶卷	九一一
救劫寶卷	九八一
鸚哥寶卷	九九五
附：河西寶卷集錄	一〇一五

五冊

目錄

## 前言

「寶卷」這個名稱，今天聽起來已經很不熟悉了。因為，隨著時間的推移，科學技術的日益突飛猛進，直接促使著宗教藝術的必然衰退；和它共命運的多數宗教「寶卷」，不可挽救地要在書籍中和人民的口頭上消失。但那些較少迷信色彩，「勸善」、「戒惡」感染力較強的人情世事「寶卷」，卻至今還吸引著人民群眾；不少人為其中主人公的命運，落淚、悲嘆！

甘肅河西一帶，（包括酒泉、張掖、武威三個地區）現在還保留著「念卷」、「聽卷」的傳統習慣；每到農閑，到處都有這種古老「俗講」加民間吟唱的文娛活動。研究這種獨特的文學現象，可以從中辨析：敦煌「變文」的一些來龍去脈，為敦煌文學的研究，提供一些近代的邊緣材料；同時，這種至今還活在敦煌一帶人民中的「寶卷」和「念卷」、「聽卷」活動，也是我國古老民俗一個尚未斷流的例証，對古籍的文字記載會起到核校和檢驗的作用。

無可爭辯，「寶卷」是通俗文藝。可它與民間文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血緣關係。從文學的發展史看來，俗文學是作家和口頭文學的交匯和橋梁，起著媒介和過渡的作用，具有兩者共有的藝術特徵，體現著「雙重」的文學現象。

「寶卷」的前身，就是曾經轟動世界的敦煌遺書中的「變文」。在宋初，「變文」被皇家明令禁

止以後，民間就出現了代替它說經、勸善的「寶卷」。「寶卷」盛行於明、清；近世以來，注意到它的人很少。許多文人，都簡單地把它歸入「善書」一類，不當文學作品；刻印它的也都是善書舖，沒有一個出版社出過「寶卷」。從內容上看：它固然不盡是上等佳著，可也不乏有文學價值的較好作品。要不！爲什麼能流傳至今呢？

「寶卷」在很長一個時期內，被視爲「封建迷信」，列爲禁區，沒人敢動。但民衆一直是「念」、「聽」，從中吸取有益的藝術營養，陶冶著正直、善良的鄉土民情；批判著身邊的壞人、壞事，頌揚著心目中的英雄及其事跡。可見「寶卷」與民衆的社會生活有著密切的關係。它在民間起著書面文學和口頭文學的「雙重」作用，研究這種獨特的文學現象，有著多方面的理論價值。

「寶卷」是「變文」的嫡系後代，它繼承著先祖的基本形式和內容。我們以「目蓮救母」爲例，來看看兩者的淵源關係。

周紹良編的：《敦煌變文匯錄》（增訂本）中收有三篇關於「目蓮救母」的「變文」。一個是《目蓮變文》，開頭這樣寫：

昔佛在日，摩陀國中有大長者，名拘離陀。其家巨富，財寶無論，於三寶有信重之心，向十善起精崇之志。宮中夫人，號曰青提，端正雖世上無雙，慳貪又欺誑佛法。生育一子，號曰目蓮，

塵劫而深種善因，承事於恒沙諸佛。未見我佛在俗之時，家竭所有七珍，設齋布施於一切。忽於一日，思往他方，家財分作於三停；二分留之與慈母，內之一分，用充慈父之衣糧。更分資財，營齋布施於四遠。囑付已畢，拜別而行。母生慳吝之心，不肯設齋布施。到後目蓮父母壽盡，各取命終。父承善力而升天。母招慳報墮地獄。

另一篇叫《目蓮緣起》，它的開頭與《目蓮變文》大同小異：

昔有目蓮慈母，號曰青提夫人，住在西方，家中甚富，錢物無數，牛馬成群；在世慳貪，多饒殺害；自從夫主亡後，而乃孀居，唯有一兒，小名蘿蔔；慈母雖然不善，兒子非常道心……不經旬日之間，蘿蔔經營卻返，欲見慈母，先遣使報來。慈母聞道兒歸，火急鋪設花幡，繚繞院庭，縱橫草穢狼籍，一兩日間，兒子便到，跪拜起居：「自離左右多時，且喜阿娘萬福」。阿娘見兒來歡喜：「自汝出向他州，我在家中，常修善事。」兒於一日行到鄰家，見說慈母，日不會修善，朝朝牢殺，祭祀鬼神；三保到門，盡皆凌辱。聞此語惆悵歸家，問母來由，要知虛實。母聞說已，怒色問兒：「我是汝母，汝是我兒，母子之情，重如山岳，出語不信，我設咒誓，願我七日之內命終，死墮阿鼻地獄。」兒聞此語，兩淚向前，願母不賜嗔容，莫作如斯咒誓。慈母詐咒，冥道早知，七日之間，母身將死，墮阿鼻地獄，受無間之餘殃。

第三篇是：《大目乾蓮冥間救母變文》。它的開頭和上兩篇都不一樣，主要用散文述說的是佛教

「孟蘭盆」的來源：

夫爲七月十五日者，天堂啓戶，地獄門開，三塗並消，十善增長。爲衆僧咨下，此日會福之神，八部龍天，盡來教夫，承供養者現實福資，爲亡者轉生於勝處。於是孟蘭百味，飾貢於三尊，仰天衆之恩光，救倒懸之窘急。皆佛在世前，弟子厥號目蓮，在俗未出家時，名曰蘿蔔，深信三寶，敬重大乘，於一時間欲往他國興易，遂即處分財寶，令母在後設齋供養佛僧，施諸乞來者。及其蘿蔔去後，母生慳吝之心，所是囑咐資時，並私隱匿。其兒蘿蔔不經旬日，事了還家，母語子言，依汝咐囑設齋供養作福。因茲欺誑凡聖，命終遂墮阿鼻地獄中，受諸劇苦。羅卜三周禮畢，遂即投佛出家，承宿習因，聞法証阿羅漢果，即以道眼，訪覓慈親，六道生死，都不見母。目蓮從定起，含悲咨曰世尊；「慈母何方受於快樂？」爾時世尊報目蓮曰：「汝母已落阿鼻，現受諸苦。汝雖位登聖果，知欲何爲，若非十方僧衆解脫之日，已衆力，乃可救之。」故佛慈悲，開此方便，用建孟蘭盆者，即是其事也。

「孟蘭」梵語音爲烏蘭婆拏，意思是：救倒懸。盆爲食器，放百味五果在裡面，以解脫餓鬼倒懸之苦，這全是仰佛僧的恩光。據《東京夢華錄》卷八載：

七月十五日，中元節。先數日，市井賣冥器，……及印賣《尊勝目蓮經》。又以竹竿斫成三腳，高三五尺，上織燈窩之狀，謂之孟蘭盆，掛搭衣服冥錢在上焚之。構肆樂人，自過七夕，便

般《目蓮救母雜劇》，直至十五日止。觀者倍增。

我們查考中元節的來歷，它源出道教。即天、地、水爲三元。漢代五斗米效符咒治疾，就用病人姓名一焚於天，一埋於地，一沈於水。中元者，指地官而言。在中國民俗上也是個祭祖之日，而佛教用此日舉行所謂盂蘭盆會，向餓鬼施食，以救倒懸之苦。這個故事的真正來源，就是佛經裡的「目蓮救母」。因青提夫人在世作惡，死後墮入阿鼻地獄，每食則食物變成烈火，每飲則水變爲烈火，無奈目蓮依杖佛法置食物於盂蘭盆中，方可進食、進飲了。但把七月十五日定爲中元節，實爲釋、道兩家互相利用，又加上儒家的「慎終追遠」之意，而成了地道中國化式的大雜燴。

《變文》的開頭都是散文敘述故事的梗概。而《目蓮三世寶卷》除了四句開場詞外，就和「變文」一樣，是用散文描述：

昔日南都關西，有一位傅相公，名員外，自幼修行，娶妻劉氏青提，未曾生育。員外向善持齋，看經念佛，獨造萬緣橋，萬佛堂。因集衆生，稱名齋僧飯；又有放生池，買物放生；齋僧布施，廣結良緣。

後來生子，小名蘿蔔。這和「變文」的內容，完全相同。只是把外來的人名地名，中國化了。所不同的是「寶卷」比「變文」更加世俗化了：開頭就插入一個「劉賈破戒」的「變文」中沒有的情節。劉賈是劉氏青提的弟弟，他勸姐姐說：「小弟看見世上，多少吃齋修行的人，能有幾個到頭？我這裡

有個陳道人，隨師護法，吃齋念佛，至七十歲，又開了齋戒；又有一個馬道人，講經說法，做人之師，替人家報本酬恩，消災念佛，至八十歲，他又破戒了。我看到多多少少的吃齋人，一個也沒有到頭的。「這的確是事實。劉賈算得上一個高明的無神論者。因為修行信佛，升天成神，那完全是騙人技倆；信奉者有之，懷疑者亦有之。這種矛盾鬥爭，自古而然，從未停止。只是今天不信神的人占了絕大多數，和當年的對比關係，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當年劉賈這個少數派，勝利了！」

劉氏青提，被那劉賈勸動心血，便叫金奴，即刻到街坊上去買葷酒，設席破齋。明日宰殺豬羊，吹彈歌舞，化子都來唱曲，自從開齋之後，每日殺害生靈，只圖口肥，不顧他命，白骨埋後花園中枯井之內，歡樂無盡，不思日後淒惶。

……小主今日回家。青提一聞此言，即忙著家人打掃佛壇，點燭燒香，鋪設經堂，看經念佛。目蓮回至家中，先到經堂恭祖，拜別之後，至父母跟前問安。日日誦經。過了數日，有傍人對目蓮說，自從官人走後，你母親在家殺害生靈，破了齋戒，開了葷酒。即對母親說：「父親在日，功成圓滿，已往天堂。臨終時再三吩咐，留下道書，久後休要開齋破戒，難道忘了此言？孩兒出外，母親在家，怎麼就開齋破戒呢？」母親無言回答，目蓮有偈為證：

母親破戒殺生靈，

違背父亡遺囑言；

信了舅爹狂妄話，

將娘推在地獄門。

且說劉氏，見兒道出此言，大罵一場，不知是何人搬我家是非，使我母子不安。兒嚇！你若不信，即使金奴丫環到後花園中，擺設香案，對天發誓：「劉氏若有開葷破戒，即刻亡在花園。」

——以上所引，均見：《目蓮三世寶卷》：係常州培本堂善書局藏版，光緒丙戌年新刻印本。

這些主要故事情節，基本一致。只是「寶卷」比「變文」更加世俗化、人情化了。這是文學發展的必然，不足為怪。

近年來，由於「敦煌學」研究的深入發展，看到關於「目蓮救母」的變文目錄，共有以下九種：

1. 《目蓮變文》：北平，成96號。（見《北京圖書館館刊》五卷六號；又《敦煌雜錄》。）
2. 《目蓮變文》：北平，麗85號。（見《北京圖書館館刊》五卷六號；又《敦煌雜錄》。）
3. 《目蓮變文》：北平，霜89號。（見《北京圖書館館刊》五卷六號；又《敦煌雜錄》。）
4. 《目蓮變文》：北平，盈76號。（見《敦煌雜錄》。）
5. 《目蓮變文》：（德化李氏舊藏）
6. 《大目乾蓮冥間救母疫文》：巴黎，P·二三一九
7. 《大目乾蓮冥間救母變文》：倫敦，S·二六一四（收入《大藏正經》八五卷。）
8. 《大目乾蓮冥間救母變文》：巴黎，P·三一〇七

9.《目蓮緣起》：巴黎，P·二一九三

這多種寫本，大同小異，講的都是「目蓮救母」這個故事。目蓮、青提的名字，一直未變，只是輔相改爲富襄、付相罷了。「變文」是在《佛說盂蘭盆經》的影響下寫作的，寫目蓮經過地獄有：奈河、鐵輪、刀山、劍樹地獄、銅柱鐵床地獄和阿鼻地獄等，到「寶卷」就增飾、描繪得更多了。

鄭振鐸說：

見於佛經《經律異相》、《探集百錄經》及《雜譬喻經》中者，不止一端。關於目蓮的經典有：《佛說目蓮所問佛》一卷，宗法天譯（《大藏經本》）；《佛說目蓮五百問經略解》二卷，明性祇述（《續藏經》本）；《佛說目蓮五百問戒律中輕重事經釋》二卷，明永海述（《續藏經》本）。其他，《大莊嚴論經》裡，有《目蓮教二弟子緣》（卷七），《阿毗達磨識身足論》亦有《目乾蓮蘊》（卷一）。他在佛經裡是一位常見的人物。目蓮救母故事的緣起，在於《經律異相》。

——《中國俗文學史》第三三四頁（商務版）

由此可見，目蓮救母的故事直接來自佛經，是外來品。但它卻結合了中國的民俗，才取得民衆的同情和信任。這也算古代的「洋爲中用」，對我們今天的學習外國，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關於目蓮救母的故事，最易看到的是：《佛說盂蘭盆經》：

大目犍蓮始得六通，欲度父母，報乳哺之恩。即以道眼觀世間，見其亡母生餓鬼中，不見飲

食，皮骨連立。目蓮悲哀，即以鉢盛飯往餉其母。母得鉢體，便以左手障鉢，右手搏食；食未入口，化成灰炭，遂不得食。目蓮大叫，悲號涕泣，馳還白佛，具陳如此。佛言：「汝母罪根深結，非汝一人所能奈何。……吾今當說救濟之法，令一切難皆離憂苦。」佛告目蓮：「十方衆僧，七月十五日僧自恣時，當爲七世父母又現在危難中者，具飯百味五果，汲灌盆器，香油錠燭，床敷臥具，盡世甘美以著盆中，供養十方大德衆僧……其有供養此等自恣僧者，現世父母六親眷屬，得出三塗之苦，應時解脫，衣食自然。」……初受食時，先安在佛前，衆僧咒願竟，便自受食。時目蓮比丘及大菩薩衆，皆大歡喜。目蓮悲啼泣聲，釋然除滅。時目蓮母卽於是日得脫一切餓鬼之苦。

——見佛學書局印本：《佛說盂蘭盆經》——

這就和《大目乾蓮冥間救母變文》的開頭完全一樣。可見「變文」是直接利用著這個現成的奇麗故事。

這個美妙的設想，實際是個莫大的騙局。它利用了民衆對幸福和理想天國的嚮往，就布置通往天國的坎坷道路。它離現實生活的距離越大，就越有吸引力，追求它！這正是苦難成了宗教借以寄生的根本原因所在。

從俗講的「變文」，到勸世的「寶卷」，目蓮救母在中國長期的傳統社會裏，得到宮廷和民間的共同熱愛，這是個值得研究的文藝美學現象。

當年，和尚爲了佛教的生存和發展，就創始了「俗講」的變文形式。而經典裡的目蓮故事，要吸引聽衆，就得做進一步的內容充實和情節發展。

「變文」寫了目蓮救母的詳細過程。所見所聞，很多是佛經中沒有的。經過多少艱難曲折，最後才在阿鼻地獄找到自己的母親：

青提夫人聞語：「門外三寶，若小時字蘿蔔，是也罪身一寸腸嬌子。」獄主聞語，扶起夫人。母瘦卻廿九道長釘鐵鎖腰生杖圍繞，驅出門外，母子相見處：

生杖魚鱗似雲集，

千年之罪未可知；

七孔之中流血汁，

猛火從娘口中生。

目蓮見阿娘吃飯成猛火，吃水成猛火，捶胸拍臆，悲號啼哭。來向佛前，繞佛三匝，卻往一面，白世尊：「慈悲！救母阿娘之苦。只今吃飯成火，吃水成火，如何救得阿娘之苦難？」世尊喚言：「目蓮汝阿娘如今能吃飯，無過周匝一年，七月十五日廣造盂蘭盆，始得吃飯。」

寫來寫去，說到底還是爲了宣講經義，只能落腳到「盂蘭盆」上。這樣，目的就達到了。

從文學創作的角度看來，雖然「變文」中增加了許多佛經中沒有的生活情節，可基本上還是忠實於典籍，只是把它加以生活化、人情化了！至於《目蓮三世寶卷》，儘管還沒走大樣，可十分明確的是：內容與情節都更加世俗化了。有了從天國走向人間的更大跡象。

《目蓮三世寶卷》，共有三卷。

它寫目蓮決心救母，經過天河，脫了凡胎，這就可以上天、入地，到處找訪。目蓮到了廬山，佛告訴他：你母在地獄受苦！他就佛賜給他的九環神杖，以便點開地獄門，救母出難。目蓮過了鬼門關，經過孽鏡台、破錢山、剝衣亭、寒冰池、神難山、血污池、滑油山、望鄉台、狂死城、刀山、惡狗村、孟婆店、奈何橋等。看到各種慘狀，磨難著在世作惡的人。最後到了阿鼻地獄，才找到了母親。

目蓮看見老娘親，鐵索麻繩響不停；  
骨瘦如柴不像樣，蓬頭赤足淚淋淋。  
披枷帶鎖受苦刑，匍匐塵埃徒步行；  
看罷就將杖舉起，打開刑具碎紛紛。  
鉢盂禪杖來去下，扯住母親大放聲；  
劉氏兒兒也痛哭，今朝方悔不修行。

地獄的設計者，是以現實生活為藍圖，只不過是把它誇大和形象化了。歷代的傳統統治者，那個

不像地府閻君呢？

不說母子啼哭，且說幽冥教主，在翠雲宮中，與閻君在森羅寶殿，忽聽得地獄門一聲大響，不知何人偷開獄門。命閻君帶領牛頭馬面，來到阿鼻地獄門首，看見獄門大開，鬼魂逃走，目蓮與劉氏啼哭。閻君大喝一聲：「那裏來的野和尚？」目蓮說：「貧生不野。」閻君說：「你爲何擅入地府，私開獄門，放走孤魂？還說不野？若要再野，幽冥教主，森羅寶殿，讓你做罷！」喝叫牛頭、馬面，捉拿和尚。

就這樣，目蓮被捉拿去見地藏菩薩，查明了：他打開獄門時放走了共八百萬孤魂。就讓和尚目蓮去收，有偈爲證：

目蓮救母不小心，禪杖戳開地獄門；  
放出孤魂八百萬，都來世上去投生。  
幽冥教主聞知道，便叫目蓮收孤魂；

到此，上卷終了。其內容是來自「變文」，情節大同小異。中、下卷的內容、故事，是「變文」都沒有的，完全是「寶卷」的補充和發展。

中卷寫的就是震動歷史的黃巢。不過它不是真實的「演義」，而是虛幻的轉世收生；沒有多大的